

从意象净化到性情创作

苏令的诗歌，让人置身于一种小意象大情境的对应与呼应之中，也趋向于一种当下乡土情怀（人物、事物）对个体诗歌创新精神的反刍。一个跋涉者对自然生命之敬畏的语言指认，一种以一己之力对真实存活的情感博弈。

这尘世，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大风起，雪花飘

鸟雀用一只脚支撑瘦小的身体
藏起另一只脚以防不测

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事物，除了疼痛就是活着。苏令就是在这种疼痛中，巧妙地运用意象与物象之间的因果与关联性。意象因擦拭，有了可以体察的光辉和温度。因此通向生命更深层的感。一个意象如何进入情感呢？这依赖于诗人创作上的现场感，和文字上的语感。也来源于鸟雀、悬崖峭壁与我们活在人世的艰苦写照。我们的过去是悬崖峭壁，可终究攀登而上成功越过，我们的明天是不可测量的深渊，需要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去防患于未然。这是活着的使命也是诗的一个指向，更是意象被擦拭被体悟之后，彰显出的生命的磅礴生机。

风无处不在，靠住一棵油松
母亲就在树下，轻轻喊我

我相信，诗是用正常语言无法描述的感动与清明，但它又必须是属于诗的，诗性的。母亲疲于奔命的一生是憔悴的深情的，也是这世上最坚强的力量，拼尽全力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写作不是描摹世界的表象，而是让存在现身。诗人不应照相式地反映事物，而要潜入对象的内部，将对象从它自身中解放出来，让他所创造的情感替他说话，达到心与道合的天地同参之境。

原谅胡二吧，选择在这样的天气里从高楼一跃而下

他落地的声音，就像一场大暴雨

苏令，我想说，一些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的日子经不住摧枯拉朽的大风大雨大暴雨。但他们努力活着的样子，泣不成声后又继续上路的样子，让人不忍相忘不忍卒读。

不可否认，诗人以一种大悲大爱的情怀之力，让自己的诗歌成就了肉体与灵魂的价值定向平衡。诗歌的锐度是个体雄性意识和生命经验的淘洗，不仅仅展示了生命内部最基本的现实，亦在思想坚卓、深邃复杂的象征中伸出本能的、喷射式的洞察，去聚焦世相和宏阔繁冗事物原初的呐喊精神。

你看：幸福的人，被风吹，被雨淋

苍凉的人，白天碎成片，夜晚入山岗

读苏令的文字，只觉雅与俗、幸福与苦难，皆在一念之间抵达人性的自省。趣味、活力和技艺，是写作欢愉的保证。欢愉消除了话语权势，欢愉恢复了汉诗原曾有过后来被中断了的生命血脉素。有趣味的诗，有效地避免了滥情与说教两大宿疾，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具有悲悯情和救赎情怀的诗人眼里去看待人生。

诗歌的使命与价值，主要不在于传达某个语义信息，而是它的传达方式值得我们沉浸、沉淀、悟道。所以，作为读者是认真的，既关注诗所言，更关注诗人所言的人性、灵魂，对当下人是否有着鞭策与共勉之情。

目睹诗人苏令的语言，我分明看见了一种叙述中的沉静与睿智，一种纯粹的人道精神，和对生命最高可能的眺望。他的一言一语在想象力中推行新的想象力，在意象中分娩新生的意象，生生不息地奔涌于意象的丛林法则，重峦叠嶂的意象自主权是令人惊叹的。

我只记住了他躺在病床上张开说话的嘴

干裂，抖动，气如游丝

他是我见过村子里

胡子最白，最长的老爷爷

时常和一群羊

站在大雨的山岗上

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生如蝼蚁的真实境况。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一直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做为诗人的担当，就是把生活事件、生活形式中包含的人物灵魂挖掘出来，一铲一铲地堆砌成语言的形式与情感的阵地。/气如游丝的老爷爷/羊/站在大雨的山岗上/诗人的内心是坦率的，也是钝痛的。就是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在体内不断循环不断膨胀，引爆了读者对生的眷恋，对美好明天的渴望。诗歌是属于永恒的，诗歌的语境与情境更是炽热而执着的。是它选择了一种火焰，一种跌宕起伏的姿态，一种感恩的光亮，一种对社会、对自然、对生活的一份无畏回报。

从感怀，走向沉思，是汉语现代诗的现代性突围，一项不可回避的挑战，也是诗人救赎自我救赎他人的一种精神气概。以自己的个性、立场、对善的认同对恶的及时止损。可以这么讲，苏令陡峭的文字，有着包罗万象的人间疾苦。具有一种把复杂思想情绪附着在可视可感的简单具体形象中的能力，他总是能够找到简单具体的形象，表达他那些鲜为人知的见解。这使他的诗短而诗意不短。

诗是苍生给予这个世界预留的最后想象，而这种想象在苏令隐忍、果敢、犀利而强大的文字里，演化成一种巨大的召唤力。在渡化苦难、渡化悲痛的撞击中，诗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了一座诗性的高原，直挺挺地耸立在风雨兼程的背景下，一旦触及，它就会将一些平庸的柴草燃尽。

田野

相关链接

我和人间纠缠不清（组诗）

苏令

鸟雀站在电线上

这尘世，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大风起，雪花飘

鸟雀用一只脚支撑瘦小的身体
藏起另一只脚以防不测

大青山

一山，一林，三五群飞鸟
这样的黄昏，辽阔，寂静

我用落日换下矫健的豹子
它吓碎了小松鼠的好梦

风无处不在，靠住一棵油松
母亲就在树下，轻轻喊我

落日下

河流很远，荒林静谧
落日在长坡上，又一次被轻轻吹起

一个人在岭上呆久了
忘记了自己，早就被尘世所抛弃

寺庙里的钟响了几响
风有多远，佛法就有多远

元月十一日上午

一只麻雀突然从医院的白杨树上掉下来
死了，它静静地躺在冬天的水泥地上

仿佛昨天被推进停尸房的老人
孤独，寂冷

我开始一遍遍对病友说：
今天的太阳真好啊

它暖暖的普照在
我们的头顶上

过程

为了一棵翠绿生甜的大白菜
我足足冲刺了几十里坡路，十一月，我
像一只巡山的母獾

我明白，这些都瞒不住
在深夜偷生的人，不是幸福的，就是悲愤的

暴雪

预报说：明后天大风起，暴雪至
第二天，大风起，雪没来

我知道，暴雪一定是在路上走失了
要不，风不会撕心裂肺的喊个没完

原谅胡二吧，选择在这样的天气里从高
楼一跃而下

他落地的声音，就像一场大暴雨

窑洞

露出手骨，颧骨，脊背和青筋
住人，也住牛羊，圪蹴在炕沿上的父亲
一天比一天荒凉

背井离乡的鬼魂，一边哭你，一边喊你
一边在回归的春天里

转世成人

虎狼湾

虎狼湾没有虎，也没有狼



比翼双飞 苗青 摄

游北平村茶园

有的人来到
采茶人的身边
看他们采茶
有的人背上竹篓
用刚学到的技巧
体验采茶
有的人忙着互相拍照
在这群山之中
记录下美好春光
也有的人在茶园里
走了一圈
出来的时候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像收获了什么
又像什么都没有

蚂蚁城堡

在田野，我看到
一处蚂蚁巢穴，那是一个
不起眼的土堆
有几处出口
陆续有蚂蚁进出

这和我之前在女儿的画册中
看到的蚂蚁城堡相去甚远
蚂蚁城堡 是女儿画出来的
一个想象的世界
有宏伟的宫殿
这里是蚁后的宫殿
那里是兵蚁、工蚁们的房间
城堡里还有广场、有花园

此时，我多想拍照记录下来
然后回去告诉女儿
现实中，蚂蚁的巢穴
是如此地简单、普通

最后，看到一只又一只

进进出出的蚂蚁
我打消了拍照的想法
不知道是否真有一个
宏伟的蚂蚁城堡
就在这蚁穴出入口的下面
但真有一个
宏伟的蚂蚁城堡
在女儿的心中

追杀一只蚂蚁

儿子发现了一只蚂蚁
这可是件新鲜的事情
一岁三个月的他
身边的每一个动静
都是一个吸引他的新奇世界

他看到蚂蚁在跑
他蹲下来，用手指去抓它
蚂蚁仿佛也感受到了
一场正在上演的危险追杀

它努力逃跑，四处躲藏
直到我一脚踩下

蚂蚁置身鞋底
儿子在鞋的四周反复检看
寻找着那只
消失的蚂蚁

直到我抱着儿子离开

一场追杀的游戏

方才结束

直到我移开脚步

那只逃过一劫的蚂蚁

继续挥舞着触角

像是在祈祷，谢天谢地

也像是在骂骂咧咧

之后迅速地

离开了现场

计划

春天，一株散尾竹

从一个废弃的花盆中

长了出来

这是我们家客厅

搬进来时

我和老婆计划

在电视机旁的空位上

摆上两盆绿植

快三年了，一盆绿植早已枯萎

另一盆只剩下这一株

我感到庆幸

这株散尾竹依旧坚强

但可惜的是，这个春天

我们已重新计划

将在这个位置

摆放书桌、书架

改造成女儿的学习园地

显然，曾经的两个盆栽

以及今春，这根勃发的枝叶

都成了这次计划

之外的事情

成长记

清晨，在客厅

我和女儿，用一把水果刀

从一个苹果的身体里

取出种子

这是这个春天

学校安排的

一次题为“成长”的实践作业

手起刀落。种子从苹果的身体里

出现的那一刻

女儿兴奋地跳了起来

她将要把这些种子

带去学校，种进花盆

正好赶上在春天里发芽

然后会慢慢地长大

长成一株

结满苹果的大树

收集完种子

当我带着兴高采烈的女儿去上学时
客厅里，躺在餐盘中
刚被我们开膛破肚的
默默流淌汁液的那个苹果
在一个父亲的脑海里
正在构成
这个春天，关于成长过程中
那不为人知的
沉默而孤独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是
一个苹果的付出和牺牲
它交出种子的那一刻
完成了
一个父亲的责任

过河

每一次过河，都要从身体里
掏出吆喝
打水漂一样，用力
把声音传到对岸
像是递出一张身份证
或者船票

对岸林子里，有时候会飞出
几只鸟，有时候会窜出来
一条大黄狗，在河边
来回地跑，不停地叫
之后不久，一条小木船
会从河湾处划出

我有一个亲戚，住在对岸
每逢拜年，我和家人就会
出现在河边
每一次，山抱着水，水搂住山
船头吃水的波纹里，带来了
春天的消息

扫墓

清明时节，候鸟对应着
一群群返乡的人

太阳是一枝巨大的蜡烛

在天上，点燃人间的祈福

我和家人们从村庄出发
走进山里，那里有我们的先人
爷爷、外公、父亲
一些温暖亲切的称呼和关系，被岁月
榨干

成了燃烧的纸钱和墓碑上的铭文

祭祀完毕，孩子们率先
朝山下跑去
一路上，我们踩着四月的阳光
在树林里的投影
仿佛是带着祖先的庇佑
回到了村庄

看云的人

一朵、两朵、三朵

有人说，看云的人